

愛國高僧熱振活佛

(本文插圖刊第53、54頁)

● 劉學鈺

清末民初西藏親英

提起藏胞所信奉的「喇嘛教」，相信國人除了感覺新鮮以外，大多還充滿了好奇，總以為「喇嘛教」是另一種新的宗教；其實「喇嘛教」就是佛教，內地人將出家人叫做和尚，藏胞則將出家人叫「喇嘛」。「喇嘛」在藏語中本意是上師，尊稱出家人為上師，原是極自然之事，內地人由於不懂藏語，以訛傳訛，久而久之，就將藏地的佛教稱為「喇嘛教」，這種稱呼不但錯，而且錯得離譜。如果我們把內地流行的佛教，稱為「和尚教」或「尼姑教」，必然會使一些人笑掉了牙；也會使另一些人氣得頓腳，認為是對佛教的大不敬。這樣看來西藏同胞在肚量上要比漢人寬大多了。

雖說藏傳佛教就是佛教，但是與內地的佛教，多少還是有些差別。先說內地的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土，歷經三國、魏晉南北朝幾百年間的流傳，許多經典都是經由中亞突回民族譯成漢文，就翻譯的信、雅、達三要素而言，或許總覺得有些不足，總希望能直接由梵文譯成漢文，這就成了唐玄奘「西天取經」的動機；經過西遊記的渲染

，唐僧取經幾乎成了家喻戶曉的故事。除去附會的神官野史不提，玄奘到天竺（印度）取經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由於玄奘直接從梵文譯成漢文，滿足了信、雅、達質的要求，而且玄奘所譯的佛經數量也多，也滿足了佛教信徒在量方面的要求。內地佛教從此由質變到量變，產生了中華式的佛教，對於印度佛教後期的演變與新創的理論，都不再加以注意了。但印度後期佛教由於受到阿拉伯世界回教向外擴張的影響，許多大德高僧帶着新創的佛教理論，避離西藏高原，就地佈道，這就成了後來的藏傳佛教，也就是所謂「密宗」，因此跟內地佛教或多或少有些差異。

藏傳佛教衍生出「轉世」的觀念，我們習慣上稱之為活佛，正確的稱呼應該是「呼圖克圖」，所謂呼圖克圖，就是說：「能知前生後世，不墮輪迴，生死自如；死後仍然轉世再來」，在廣大的藏胞聚居地區，有呼圖克圖稱號的，不下百數十人之多，但是在近代最能堅持國土完整、排斥親英勢力，最富傳奇性而且死得最淒慘的，當首推熱振呼圖克圖了。

要談熱振呼圖克圖，又必需將清末民初的西藏情勢，作一個簡略的回顧；清末慈禧太后曾下

令褫奪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封號，從此十三世達賴從反英轉而親英，於是西藏地方政府就充滿了親英的勢力；辛亥革命之後，西藏不但沒有重回祖國懷抱，更一度宣佈「獨立」，希望藉助外力，命王稱帝，可是舉世沒有一個國家肯承認，最後雖不了了之，但是跟中央始終保持着若即若離的態。親英派份子也始終掌握着西藏地方政府的權柄，一直到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藏曆水雞年十二月卅日），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由熱振呼圖克圖攝政，情勢才有了轉變。

熱振攝政臨轉捩點

熱振呼圖克圖是熱振寺的住持，熱振寺最早建於宋代，原先為戒學最佳的迎當派道場，後來格魯派（黃教）興起後，才改為黃教寺廟，到熱振呼圖克圖時，已有將近千年的歷史了。熱振原是一個有才華、有理想又年輕的呼圖克圖，出身於錫德林（Gzhilsde Cing），「成份」非常的好，當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由西藏三大寺（甘丹、色拉、哲蚌）推選熱振呼圖克圖為攝政，主持西藏地方政教事務；依照西藏政教傳統，既重資格，又重成例，凡被推選為攝政的呼圖克圖

，必須出身於功德林、丹結林、策墨林及錫德林四大家系之一，熱振呼圖克圖出身錫德林，既有才華又富理想，合於攝政的條件。

攝政，藏語稱之為「甲曹」(Rgyal-Tshabs)，其權限可以執行達賴生前一切職務，並負責訪求達賴的「呼畢勒罕」(此係蒙語，其意為：身死後，能不昧本性，寄胎轉生，復接其前世的職位，漢語稱之為：靈童)，迎入布達拉宮，教他學習藏文經典，一直到二十歲前後，經典純熟，經過三大寺的考試，取得「格西」(Dge-Bshi)學位後，才親自主政，因此攝政的時間，幾乎長達二十年之久，如果新達賴未及親政又圓寂了，則又可以繼續攝政二十年；清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四代間的達賴第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都在二十歲左右圓寂(其中第九世十一歲、十世廿二歲、十一世十八歲、十二世二十歲圓寂)，其中奧妙與攝政權力之龐大不無關聯。

當熱振呼圖克圖接掌攝政前，目睹十三世達賴喇嘛最初企圖聯俄拒英，繼而積怨於清廷，終於親英而抗拒中央，使國家的主權蒙受莫大的損害，而各地藏胞生活也得不到改善，尤其晚年背叛中央，任用親英羣小，擴稅增軍，使藏地民窮財盡，內心自然感到痛苦；後來由於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內地統一，國內政治日見起色，國際地位也相對的提高，因此儘管英國仍有心分化西藏，也不敢再明目張膽鼓動西藏反抗中央；熱振呼圖克圖在這種情勢下，接掌攝政職位，自然深切瞭解到自己正面對西藏的轉捩點，無論將西藏往那兒帶，都必需對歷史負責，因此對於自己的一

言一行都顯得格外的慎重。

熱振呼圖克圖有學識、有理想，對於藏族的歷史淵源以及漢藏關係，都有深入的認識，當然明白漢藏合則兩利，分則兩敗的道理，不過由於十三世達賴喇嘛生前被親英派羣小所包圍，創造出一套似是而非強詞奪理的說詞。認為西藏跟清廷的關係，就像寺廟跟施主的關係一樣，寺廟只不過接受施主的供養而已，沒有隸屬關係；後來清朝覆滅了，這一層供養關係也自然消失了，所以西藏不屬於中華民國。這一套說詞不僅一廂情願得可以，而且全然抹殺了史實的真相。依照大清會典理藩則例的記載，西藏地方政府三品以上官員的任命，必須出之於清朝所派駐藏大臣的命，而自第五世達賴喇嘛之後，歷輩達賴喇嘛的轉世與坐牀，也必須出之於清廷的認可；這些都是國家主權的絕對行使，絕非寺廟跟施主的供養關係所可比擬的。然而以往由於親英份子的蓄意撥弄，加上藏地教育並不普及，要一般藏胞都能瞭解這一層關係，還真不容易；熱振呼圖克圖自然明白要阻止這一股邪說的擴散，必須從根本處着手。也就是革除親英份子在西藏地方政府的職位，徹底剷除帝國主義爪牙在西藏的影響力，也只有這樣才能避免西藏被帝國主義者染指的危機，才能够維護西藏傳統的政教文化。

親英藏獨趁機滲入

熱振首先體察藏民的意願，先後革除了親英份子原首席噶倫掇絨、宮壁以及龍蝦等人的職務，一時藏中僧侶、貴族、民衆同聲稱快，西藏從

此擺脫了英國的控制，中國的領土也免於被分裂的命運，但是親英份子卻銜恨在心，總想俟機反撲。熱振當然明白西藏與中央關係的惡化，絕非一朝一夕所造成的，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恢復與中央良好的關係，必須從容為之，並不是一蹴可及的。

攝政除了代行達賴的職權外，尋覓前世達賴的「呼畢勒罕」(轉世靈童)，更是主要工作之一，熱振當然摯誠的遵循西藏的傳統，派遣了第三批人馬到西藏的東北方，尋找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這批人馬分別前往青海、西康以及西藏本地依照藏俗，開始尋找；在尋找的過程中，還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原來十三世達賴喇嘛生前的司倫(司倫的職責是傳達達賴的訓令到噶廈，所謂噶廈是噶倫辦公的處所)，本是十三世達賴的親戚，他的妹妹在十三世達賴圓寂的第二年產下一個兒子，這個司倫有意要讓他的外甥成為十三世達賴的轉世靈童，因為在西藏一旦有兒童被認是達賴的轉世靈童，整個家族都將成為貴族，而獲得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所以這個前司倫不但熱心而且積極的爭取，可惜他的外甥表現得不够「靈異」，所以並沒有獲得負責尋找靈童高僧大德們的青睞，反而認為在青海塔爾寺東大澤所找到的拉木登珠(Lha-Mo-Don-Agrug)，最為靈異，一致認定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呼畢勒罕，因此熱振呼圖克圖決定免於掣籤，於是致電當時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先生，敘明拉木登珠種種靈異事跡，並經西藏僧俗大會一致認定就是十三世達賴的轉世靈童，請吳委員長轉呈中央

免予掣籤；熱振呼圖克圖此舉雖然符合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公正態度，但是卻斷了前司倫外甥一家的後路，因此結怨於司倫，使得司倫那一幫人，很自然的跟以前被罷黜的親英份子結合在一起，暗中反抗熱振呼圖克圖，這大概是熱振秉公處事時，所始料未及的。

中央派員主持坐牀

國民政府爲了尊重西藏僧俗大會的決議，同意拉木登珠不必經過掣籤的程序就認定他是十三世達賴的轉世靈童，這在歷史上並非創舉，十三世達賴本身也是奏請清廷免於掣籤的，熱振呈請國民政府免予掣籤之舉，充分表示他的守分態度，同時也彰顯我中央政府對西藏的主權；十三世達賴的呼畢勒罕既經確定，接下來就是舉行坐牀大典，我中華民國政府爲了重申國家領土完整與不可分裂的使命，以及維護西藏政教傳統的任務，特派當時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主持坐牀大典，吳委員長一行於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日抵達拉薩，當時抗戰方酣，無論在財力、物力上，政府都感到左支右絀，然而派遣吳委員長入藏一事，卻毫不猶豫，這也足證中央對藏事的重視。

當年熱振呼圖克圖大約三十歲左右，據會隨吳委員長入藏參與主持坐牀大典的周昆田（彥龍）（周彥龍以後也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說，熱振給人的感覺是聰慧優秀，談吐文雅，超羣出衆，確爲西藏的卓越人才。坐牀大典於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藏曆正月十五日，農曆正月

十六日）舉行，典禮在清晨五點開始，正面由十四世達賴喇嘛與吳委員長併坐，坐北面南，象徵達賴的崇高與中央的主權，中央所派其他官員與尼泊爾、不丹等國的代表坐東面西，英國原派古德爲代表，因爲爭不到正面的席次，沒有參加這次坐牀大典；熱振呼圖克圖、司倫、各呼圖克圖、僧官等則坐西面東，其餘各噶倫、功德林扎薩、各台吉等坐南面北的第一行，其第二行爲四品以下俗官及各世家公子。總計出席這項大典的人，約有五百多人，在四面坐位之中，則留約一百多坪的空間以爲活動之用。

勾搭英印把戲重現

熱鬧的坐牀大典，並沒有消弭西藏內部親英份子的反撲意圖，他們結合了前司倫的力量，向西藏的貴族煽動，說熱振引進中央的勢力，將要推行民主政治，消滅貴族既享的特權。這一套謠言攻勢，具有相當的殺傷力，使貴族集團倒向親英份子，因而擴大了反熱振集團的陣容；其實我中華民國政府雖然提倡民主政治，但是對於各民族的的政治、文化傳統都非常的尊重。早在民國元年就頒佈了「西藏待遇條法」，明確保障西藏貴族、僧侶之既得利益，可惜的是這一套良法美意，並沒有向藏胞大肆宣傳，以致藏地貴族根本不知道中央還有這一套待遇條法，結果上了親英份子的當自己還不知道。當年政令宣導沒有做好，難辭其咎。

反熱振集團勢力膨脹之餘，又再度造謠，說是蛇年（民國三十年）大凶，而熱振自己也卜得

一卦，認爲蛇年不吉，在這種主客觀情勢之下，熱振有了不如暫時避位，等過了凶年再行復出的念頭，此念一起，局勢就急轉直下，因爲熱振既有了暫時避位，過了凶年復出的念頭，自然不能找一個出身名門正派、精明能幹的人瓜代自己，只好找一個平時貌似恭順其實老邁昏庸，地位不高的業覺寺活佛榮增打查（Yongs-Adsin-Stag-Prag）代行攝政的職位，以爲這樣子自己雖不親自攝政，還可以遙控。按理反熱振集團不會同意這種安排，但是正由於榮增打查的昏庸無能，而身邊的隨從又貪得無厭，人而無能自然容易欺瞞，人而有欲自然容易收買，所以榮增打查反而順利的接掌了代行攝政的職位。

榮增打查既登代行攝政職位之後，果如反熱振集團所料，賣官鬻爵、貪污濫權，諸惡並作，親英份子乃得以貪緣階進，重又位居要津，重演勾搭英、印的舊把戲。民國三十三年春節時，熱振呼圖克圖突然來到拉薩，當然意在復位，可惜當時拉薩反熱振集團已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竟使熱振提不出復位的要求，熱振在拉薩盤桓二個月不得要領，只好再返回距拉薩三天行程的熱振寺，希望等待適當時機復行視事。

蛇年避位熱振遇害

到了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我國一躍而爲世界五大四強之一，國際地位驟然提高。當時擁熱振人士，曾主張請求中央政府協助熱振復出攝政，然而熱振本人向以穩重自持，否決了請求中央支援之議。但是此舉卻促使榮增打查及親英

份子的警覺；爲了維護己身的權益，只好加緊進行打擊熱振的行動。一方面革除擁護熱振者的職位，另一方面大量提升親英份子的職位，不但如此，爲了斬草除根，乃千方百計羅織罪狀，預備置熱振呼圖克圖於死地。

羅織罪狀對於當權者而言，實屬輕而易舉之事，羅織熱振的罪狀居然是「謀叛」、「私通中央」和「親漢」，這跟秦檜以「莫需有」入岳武穆之罪，有何兩樣？熱振終於在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十八日被捕入獄；當中央政府得悉熱振被捕之

後，曾經多次電告西藏噶廈公所，飭其必須維護熱振呼圖克圖的安全以及佛教的尊嚴，可惜當時西藏地方政府在親英、印份子的把持下，罔顧中央訓令，再兼以當時中共已經稱兵作亂，華北已是赤禍連天，國軍剿討之不暇，實無法以武力爲後盾，給熱振以實質的支援，以致熱振繫獄如故。不但如此，親英份子惟恐中央以實力干預，就在五月初七日傳出熱振不豫的消息，次日就說熱振已經死亡；但是依照藏地習俗，必須展陳熱振的遺軀，於是就從五月十日起展陳遺軀，並受祭

三日。展陳期間，屍體跌坐，上面覆以綢巾，鼻眼部份居然還滲出血來，一副中毒而死的徵狀，可憐藏地一代人傑，由於誤信子平之說，受害於親英羣小之手，實在令人深感痛惜。

縱觀熱振呼圖克圖一生堅持維護西藏民族的傳統文化與政教合一的制度，所以沒有承諾讓中央的軍隊進駐西藏，但是他更堅決排除英印勢力的入侵，全力粉碎帝國主義者分化的陰謀，堅持國家領土完整，這一種節操不僅應得到藏、漢兩大民族的欽敬，也更應該受到全體中國人的景仰。

聖文叢書

黃沙碧血戰新疆

全一冊

郭 岐 將軍 著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本書爲抗日名將、前任國立台灣大學軍訓總教官，台灣省議會議員，現在比利時布魯賽爾傳授中國國術的郭岐將軍繼「南京大屠殺」之後又一部精心力作，要目有：死而復活似有天意。蘇俄對新疆的謀略。德蘇異勢史酋翻臉。俄人毒狼埋雷阻撓。空中鳥瞰雪封山河。嚴寒之下凍成殘廢。大坂城痛殲蘇俄軍。平沙萬里車行如矢。移防指揮發生歧見。歐戰局勢影響新疆。隻身赴任西出陽關。精河空城狗也可憐。平沙細流構工困難。沙場喋血全團犧牲。死去活來力疾脫走。天馬突至再闖虎口。夜飲馬血臨淵照影。電話中斷情勢有變。敵人焚橋我軍搶渡。百餘孤軍絕地噩夢。無定河邊白骨遍野。狼嚎狗吠大野恐怖。一覺醒來已成俘虜。攻心之戰唇槍舌劍。空襲叛軍打開僵局。張治中玩和談花樣。主義之爭抗戰之辯。受難英雄冷落待遇。假借和談獨自貪功。涼州道上已近故鄉。戰犯審判返京作證。附錄：丁慰慈「血淚山河新疆行」，李郁塘「馬仲英魂斷莫斯科」，「楊增新才大識遠」等篇，喬家才博士、張大軍教授作序，老五宋字，二十五開本，二百七十餘頁，定價新台幣一百六十元，八折優待中外讀者祇收一二八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

○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